

香港管弦樂團（港樂）2025/26新樂季即將於9月開幕，本樂季，才華洋溢的芬蘭指揮貝托祺（Tarmo Peltokoski）將擔任候任音樂總監，為其2026/27樂季起正式出任港樂新音樂總監作熱身。

這位有着「百年一遇天才」盛譽的年輕指揮有着微鬆的頭髮、腼腆的笑容，與偶爾不經意流露的黑色幽默。今年25歲的他笑言從清冷的芬蘭到炎熱的香港工作，最搞不定的是潮濕的天氣，最大的挑戰則是倒時差。問他帶來什麼「芬蘭味道」，「嗯……」這個停頓有點長，「芬蘭人都不喜歡說話。」

……好的，一切盡在音樂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管弦樂團提供

場地提供：香港麗晶酒店

●貝托祺在舞台上與港樂合作無間。攝影：Keith Hiro/港樂

港樂候任音樂總監 貝托祺

▲芬蘭指揮貝托祺
攝影：Keith Hiro/港樂

藏在25歲身體中的古典與叛逆

早前，港樂2024/25樂季閉幕前，貝托祺聯同樂團與著名鋼琴家約臣兄弟（The Jussen brothers）一起帶來了《佩多高斯基的華格納》音樂會，也是在這場音樂會中，Tarmo Peltokoski的新中文名「貝托祺」首次亮相。音樂會上半場由約臣兄弟領銜帶來聖桑的《動物嘉年華》，下半場則是荷蘭作曲家利夫格（Henk de Vlieger）操刀改編的華格納《指環》，十多個小時的原作被濃縮為一個多小時，仍不失張力。

「這首曲子是為港樂再上一任總監艾度·迪華特所創作的，曾經在2008年時演出過。」貝托祺說道。在他看來，把《動物嘉年華》與《指環》放在同一場音樂會中，看起來是個奇怪的搭配，實際上卻別有趣味。「我一直覺得《指環》本身就就像是一場《動物嘉年華》，只不過它是眾神、巨人、矮人、巨龍、會說話的鳥、水妖等等的狂歡。整場演出前半部輕鬆短小、趣味盎然，後半部則厚重深沉、分量十足。」

11歲瘋狂迷上華格納

華格納可謂是貝托祺的「老朋友」了，他曾不

只一次表達過這位音樂巨人對自己的影響。而3年前，年僅22歲的他就完成了自己的首個《指環》四部曲演出，驚艷樂壇。

「我11歲那年在YouTube上偶然發現了華格納的音樂，從此徹底著迷，瘋狂愛上他所有的作品。」00後世代邂逅老靈魂，已經是在數碼世界，「從那時起，我就踏上了一段與華格納音樂相伴終生的旅程。對我來說，一切都源於此，這幾乎成為了我的全部。」

「我的一切，都與華格納有關。」貝托祺篤定地說，「在那個年紀，還是孩子的我單純地沉浸在那個幻想世界中。你知道嗎，我真的很想成為齊格飛，揮舞神劍；我也幻想過屠龍，可惜找不到一條真龍（笑）。孩子就喜歡這些童話般的故事，而直到今天，我仍然想活在那樣的世界裏。

這也是我如此癡迷《魔戒》這類作品的原因——它們都深受華格納的影響，就連迪士尼也從中獲取過靈感。我始終喜愛奇幻童話故事，它們讓我重返童年，不斷回味那些傳奇的瞬間。」

近年來，港樂不斷挑戰自身駕馭華格納音樂的能力，也曾因《指環》系列唱片獲頒《留聲機》雜誌的年度管弦樂團大獎。貝托祺稱讚港樂的銅管部實力非凡，在演奏相應篇章時尤其令人欣喜。這次他與港樂合作演繹華格納，則在音色的明暗與層次上下細膩功夫打磨，是令人愉快的旅程。

力圖展現新鮮曲目

至於2025/26新樂季將與港樂合作什麼新曲目？貝托祺表示，新樂季的合作曲目不會過於厚重，反而充滿新鮮。

例如今年12月的《貝托祺與郎朗》音樂會中，他將攜手樂團演繹來自家鄉芬蘭的著名作曲家西貝廸士的《藍敏凱寧組曲》。「這部作品在芬蘭或北歐以外地區甚少被演奏，作為西貝廸士的早期作品，我猜樂團成員也未必熟悉（當然也可能有人非常了解），但在這個地區，它絕對算是冷門的佳作。如果樂團很久沒演奏過甚至從未接觸過它，那這次演繹就將成為一次全新的探索。我

們正努力打磨它。」至於明年4月，貝托祺將與樂團合作蕭斯達高維契的第十交響曲。「上次我和港樂合作的是蕭氏的第十交響曲。樂團對蕭氏的風格很熟悉，但對這部具體的作品演繹會如何呢？請大家拭目以待。」新樂季的閉幕演出則將帶來佛漢威廉士氣勢磅礴的《海之交響曲》，作品以惠特曼的詩篇譜曲，女高音岑睿思(Chen Reiss)、男中低音舒恩(Andre Schuen)、港樂合唱團、倫敦愛樂合唱團將與港樂攜手，在宏偉的航程中，追問人類與大海之間的關係。而這首貝托祺口中全球範圍內都屬罕見的小眾樂曲，幾乎對所有的聽眾而言都會是嶄新發現。

問貝托祺，如果要在遺珠《藍敏凱寧組曲》外再向觀眾推薦另外一首西貝廸士，他最心水的曲目是什麼？「第四交響曲絕對值得一聽！」他毫不猶豫地說，表示的確被作品的深邃黑暗所吸引，「它會徹底顛覆所有人的認知與期待，它是他最偉大的作品之一。」

也許，再下一個樂季？



●貝托祺早前與港樂帶來《佩多高斯基的華格納》音樂會。

攝影：Keith Hiro/港樂

歷史的深淵 脆弱的緣分 ——《月明星稀2.0》

「這是陳炳釗寫給香港的一封信書。」「前進進跟其他劇團都不一樣，他們比較在地……」《月明星稀2.0》一散場，就聽到一對男女觀眾，在巴士站即席演後談。我不禁OS以後都沒劇評人什麼事了，還在想《月明星稀2.0》究竟吸引了哪些觀眾，跟大家分享着哪些情感呢？去年啟欄談過《月明星稀》，的確還帶着千禧前後「臨流鳥」系列的餘緒。舞台中央依然是陷進地下的奇異空間，劇中人的身份，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不確定和未完成的狀態。

《月明星稀》作為一個原創劇本，編劇陳炳釗之前走訪了德國柏林、西班牙基朗拿及英國多個城市，以田野調查為底本，書寫疫後香港情狀及香港人的海外流徙，原版演出充滿無處宣洩的無奈和鬱悶。《月明星稀2.0》多了一年時間和距離，多了戲謔和輕巧，導演亦由原版梁菲倚、盧宜敬，換班為陳炳釗、盧宜敬——觀眾甫進場就發現舞台從兩面台改成單面台，場面更聚焦。開場不久演員全家福般登場，讓劇中人的精神面貌和狀態，更清楚地被看見。《月明星稀2.0》開首調子輕快，草坪上的樂隊、五顏六色的假髮，世界多元多變；「臨流鳥」略略沉重的氣息淡淡褪去，只保留着斜坡與後來基朗拿的城景古蹟，遙相呼應。

《月明星稀2.0》的整體結構，從原版的呢喃和猶豫情緒，進入相對明快的節奏、清晰的結構。全劇首尾都是四妹麗兒婆媳與阿遠太初的初見/再遇。阿遠三姐弟面對家族遺產的繼承，大姐小妹都回到香港來。阿遠清理父親遺物，同時清點自己和家族的過去，最後慎重「扛下」父親留下的書籍。另一條線是旅居蘇格蘭的香港作家何滅，不斷自嘲所謂的「香港學」，和那五千本逐水漂流的藏書跟月餅臘腸一塊不知所終。對於掌握知識/話語權的人，縱然一寫信就是文言文，對所謂的香港身份和「香港學」，充滿疑問和嘲弄。說穿了，都是權力和身份的另類操作。如果這是歷史的一部分，說不定也是歷史的深淵。

另一邊廂，柏林雙妹縱然手頭並不寬裕，生活令人沮喪仍然有聲有色、自由嬉鬧。最好看的依然是倫敦婆媳往基朗拿與兒子/丈夫團聚部分。舞台中央搭出基朗拿舊城區的「實景」，劇中人攀上獅子之柱，感受歷史餘韻。阿明向妻子介紹舊城區中每逢時節都有人唱歌，遠處傳來另一條線的阿遠的幽遠歌聲，渲染富有歷史重量的文化氛圍。最有力量 and 重量的，儼然是自我放逐般到西班牙工作的阿明，一番「妒忌」的獨白，掏心掏肺地剖白人在異鄉痛苦



●《月明星稀2.0》劇照

攝影：Eric Hong 前進進提供

的回憶和複雜的感受，尤其完整表達編劇作為香港人，在過去一段時間「人來人往」的種種文化衝擊和理性體悟。

《月明星稀2.0》英文劇名為「Flowing Warblers」，姑且可譯作「流離之鶯」。而《月明星稀》的劇本，在過去一段時間曾遠赴英國進行讀劇展演，並入選德國海德堡戲劇節劇本市集，在本年初聯同德國演員以德語演讀新版本。看來在世界愈來愈沒距離的時代，不但人是流離之軀，連劇本創作也是滿世界試水溫、探尋棲息之地。就如Pina Bausch曾談及視「異地如家」的藝術視野——「假如我是一隻鳥，你們會把我看成是一隻德國鳥嗎？」——創作人以其深具敏銳觸覺、超凡想像力的作品，與世界共鳴共振。因此，藝術家就是「流徙之鳥」。桐花萬里丹山路，雛鳳清於老鳳聲。

世界紛亂，很多人談「機遇」，華人卻喜歡將人和事的聚合歸因於「緣分」。《月明星稀2.0》在西九上演的最後一場，在八號風球下沒能演出，無法與觀眾在劇場一期一會。編劇兼導演陳炳釗在臉書上慨嘆——「這讓我一直在想着劇場究竟是什麼？……錯過可惜這份情懷絕對不是劇場獨有的，但劇場的即時性和時間性卻形成了比其他藝術形式更巨大的慾望與能量。因為劇場不僅僅是一個作品的展示，一場精彩的表演，它更本質性的核心是聚會，是能量的交換。……也許這一切的不確定性早已包含在劇場的本質之內。」讓颱風前已成功觀演的我，深感騷騷看緣分，可是緣分竟是如斯脆弱。人生無常，無論多大的風雨，對於值得的，且看且珍惜。

●文：梁偉詩

京劇名家于魁智李勝素 攜多齣戲寶島台灣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道）8月12日起，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于魁智、李勝素領銜的戲曲名家一行80人，攜《四郎探母》《紅鬃烈馬》《鳳還巢》等經典劇目赴台北公演，為寶島戲迷送上一場場戲曲盛宴。演出將持續至8月17日。

自1993年中國國家京劇院首度赴台演出以來，著名京劇名家在寶島幾乎一年一度的亮相演出，已經成為台灣戲迷念茲在茲的年度大戲。13日晚的台北戲劇院，李勝素、于魁智領銜的梅派代表戲《鳳還巢》亮相舞台，此次演出還包括郭德信、舒桐、韓勝存、焦敬閣、張亞寧等各派名角。這齣輕鬆談諧的輕喜劇讓現場笑聲、掌聲不斷，各位演員立音清正的唱腔、濃墨重彩的扮相更是贏得滿堂喝彩。

于魁智對媒體表示：「我本人已有二十六、七次到台灣來演出，台灣已經成為我故鄉瀋陽、工作地北京之外最熟悉的演出地。」1993年，國家京劇院首度赴台，近百人演出團巡迴全台近1個月，場場爆滿，轟動一時。「那年我32歲，作為初出茅廬的年輕人隨京劇大師袁世海、杜近芳首次到台灣演出。」

于魁智與李勝素有「當代京劇舞台最佳拍檔」美譽。兩人首次攜手亮相並驚艷眾人，正是在寶島台灣。李勝素原在山西京劇院，被台灣已故劇作家貢敏慧眼中相，建議台灣傳大藝術公司邀請來台與于魁智搭檔。1998年，李勝素與于魁智聯袂演出大獲成功，「黃金組合」從台灣紅回內地。「之後我幾乎每年都會來台灣演出，有時還會去當地的戲曲學院和老師學生交流。」李勝素回憶道。

與往年不同，此次演出的主要班底來自中國戲曲學院。作為戲曲教育的最高學府，中國戲曲學院素有「戲曲藝術家搖籃」美譽。于魁智表示，此次來台的演員從大三的學生到博士生導師，年齡跨度從19歲到65歲。

「京劇有『傳幫帶』的優良傳統。當年袁世海、杜近芳老師帶我來台灣演出，所以我的夙願就是帶更多學院師生到台灣演出，讓京劇藝術薪火相傳。一方面回饋母校，另一方面也是對當年前輩大師提携我的一個告慰和回報。」于魁智說。

多年來，兩岸戲曲業持續交流，不少台灣學子奔赴中國戲曲學院學習深造，學成後回台繼續深耕戲曲行業；大陸不僅派出名師指導，也會借出演員乃至樂師，為台灣戲曲人才培養、演藝事業發展提供強大助力。



●京劇名家于魁智、李勝素赴台演出時謝幕。

主辦方供图